

18-090-0099

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課程到「信」的部分，今天我們首先從「聞過怒，聞譽樂，損友來，益友卻。聞譽恐，聞過欣，直諒士，漸相親」這個經句來研討。《弟子規》有很多句子，它的對比讓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態度的影響是很大的。像這兩個經句是我們聞過、聞譽的態度，但這卻是一生成敗的關鍵。包含後面「汎愛眾」，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。揚人惡，即是惡，疾之甚，禍且作」。我們言語的態度都是稱讚如來還是揚人家的惡？口為禍福之門，我們的態度、我們的習慣是稱讚，那可能帶動一個學校的風氣，人知之愈思勉，那這個學校的風氣就是普賢行，稱讚他人，稱讚如來。大家有一些教學上寶貴的資料，都會願意奉獻出來，這就是廣修供養。我們一起共事，辦一個活動，後面總結經驗都是自我反省，沒有指責他人，這是懺悔業障。所以老人家那一句「佛法就是生活」，不只是不離，就是。我們能這樣去用真心，其實普賢行就跟真心相應了，那學校是普賢道場，班級是普賢道場。我們得感受到一個習慣、一個態度它的差別非常非常的大，首先對自己的受用就很大，延伸到自己的團體、學校，那影響的面就大了。

我們看「聞過怒」，聽見別人說我們的過錯，我們發怒了、生氣了。當然這也實在是人之常情，一般人難免會這樣，因為他的心理，他希望在別人的心裡是好的、尊嚴的，人家提醒他的過錯，他一下子覺得有失他的尊嚴、有失他的面子，難免會不舒服上來。聽到稱讚就高興，這是「聞譽樂」，這樣的態度會感來「損友來」，不好的朋友愈來愈多，因為我們喜歡聽好話，來溜鬚拍馬，「益友卻」。我們看到這個「益友」想到《論語》講的「益者三友」，「友直」，這朋友很正直、不虛偽，正直，那就一心為我們好；「友諒」，這個諒是寬恕，能寬恕別人；「友多聞」，他見識很廣。我們俗話說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」，這是友多聞的朋友。益者三友第一個就是正直，假如正直的朋友勸我們我們都不接受，他也不能強求因緣，所以益友卻。

其實這個時代誰也不想得罪人，冒著得罪人的風險來提醒我們。我們好的因緣不能夠珍惜，往往就是這個面子害的，或者這種自我感受起來了，我們就是情緒、煩惱做主，不理智了，不能體會到對方的良苦用心。比方說我們情緒起來了，父母苦口婆心我們聽不進，父母都聽不進了，良師益友也很困難。所以我們這個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還得先從哪裡練起？先從父母勸我們，我們要能接受。「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，我們不恭敬、珍惜父母的提醒，我們很尊敬、珍惜別人的勸，這有點怪。

能夠聞譽恐，聽到別人稱讚誠惶誠恐，這個「恐」是能夠自我反省，我有沒有別人講的這麼好，還是只有虛名？別人看到可能是我們的外相，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實際上修行的功夫，人家稱讚也是一片好意，但是我們得反觀。

《論語》當中有提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」這個法語之言等於是別人很義正嚴辭的提醒我們，這就是聞過欣，「謝謝你的提醒」，但進一步「改之為貴」，你這個「謝謝你」不是裝樣子的，是發自真心的珍惜別人的提醒，不糟蹋，那一定會去把它改過來。假如我們只是當下說謝謝你提醒，可是我們依然故我，那我們就刻意要裝能接受別人勸給人家看，那還是好名聞利養。所以修行都要很真實面對自己的狀況。孔子這些教誨都很有深意，不能學成裝樣子給人家看，不能學成鄉愿這種情況，所以改之為貴。我們有沒有靜下來回想，或者有沒有記錄下來，曾經父母提醒過我什麼？老師、同學、同事提醒過我什麼？假如我們現在一回想，其實都記不住了，那也代表我們受諫的態度還是不夠的。其實很多地方我們都可以自我勘驗的。

「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為貴」，巽與之言是給我們肯定、讚歎，這是聞譽，你看恐。《論語》提到了「能無說乎」，人家給我們肯定，當然我們很受鼓舞、很歡喜，但繹之為貴，這個「繹」就是要尋思、思考，我有沒有對方講的這麼好？不然隨著人家讚

歎，可能我們會愈來愈覺得自己很高、很好了，沒有反思，其實我們還不夠名符其實。孔子說：「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假如是人家肯定很高興，但是沒有反思自己有沒有名符其實；然後人家勸諫我們接受，但是之後沒有去改，孔子說這樣的情況他可能也幫不上忙，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態度，我們還在自己騙自己。一個人不突破自己騙自己，人家要幫我們不容易。比方說人家勸我們，我們自己騙自己會有很多理由、藉口。我們理由、藉口一出來，人家一看時機不成熟，就不會接著再說了。

從我們要成就自己的道德學問，我們這一生聞佛法的人是要了脫生死輪迴，而老和尚說的，修行這件事就是兩件事，知過、改過。一個人要怎麼知過？成年人要知過不太容易，因為我們可能習慣了，自己不一定察覺得到。所以我們修行有幾關要過，有一關是「習氣使然，渾然不知」，我們有那個習氣，但是我們自己不知道。比方自己有傲慢，別人提醒「你有傲慢」，「我有嗎？」自己沒感覺，但是同事都覺得你有傲慢，自己確實看不到，渾然不知。還有一關是不能自欺，就是不承認自己的問題，不是沒看到，是不承認，那就自己騙自己了。比方說「你脾氣小一點，不要生氣」，「我有生氣嗎？我有生氣嗎？」這個就明明自己動氣了還不承認。

孔子有感嘆，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」。這一句話是二千五百年前

孔子的感嘆，我們學《論語》依止李炳南老師的教誨來深入，假如有《講要》的，在一百一十一頁。這一句的意思是孔子說，「已矣乎」是罷了吧，我未見過有人能夠見自己的過失，「見其過」，「而內自訟者也」，而在內心能責備自己。未見就是沒有見過，就是很難見到能見自己過又能悔自己的過。內自訟是責備、懺悔自己，還沒有到改過，所以能知過、悔過就已經很有善根了，孔子說這樣就不容易見到。

我們看二百一十二頁說到，《松陽講義》：「天下有一種人，全不知道自己差了，將差處都認作是處」，自己不妥的他還覺得是很值得稱讚的。舉個例子，自己男女關係混亂，還覺得自己挺風流的，自己挺有本事的，這就是把差處認作是處，那是不知自己的過。「又有一種人，明知自己差了，卻只管因循牽制，甘於自棄」，等於是我們知道過了，可是沒有下決心去改。其實不進則退，這個過、這個習氣就好像生病了，病拖愈久愈難治，我們的習氣過失拖愈久也愈不好改，那就變成甘於自棄、因循苟且了。

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中華兒女難當，我們都具足了，真的是此生不將今身度，更待何時度此身？不能糟蹋了自己無量劫來稀有難逢的因緣。但因循牽制這是最大要突破的問題，所以了凡先生說到了，「天下聰明俊秀不少」，素質不錯的人不少，「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擱一生」。我們這一生要衝出輪迴，要發大勇猛心、

立決定志，決定要出輪迴，決定要把這些習氣對治、改掉，這些習氣不去掉，它一定把我們留在六道輪迴之中的。

「或只在口頭說過」，就是剛剛說的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」「對對對，我有這個毛病」，但是沒有去改。「此是不能內自訟」，知道有過，但是不能去自我反思、去下決心改掉。知過、悔過這麼難，原因在哪？受三件事情的影響，「一是為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」，就是養成習慣了，得過且過，所以古人說「讀書貴在變化氣質」，要把本來不對的改過來，這個氣質就轉了；「一是為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」，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根，財色名利不能慢慢把它放掉，那我們就被欲望控制住，就很難提升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，做不了主；「一是為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」，整個風俗、外在的大環境影響自己，那就有可能隨波逐流了。

現在我們共同面臨一個風氣，就是手機，現在已經快成風氣了。大家坐捷運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，一看大家都在幹什麼？都在看手機，那個無形的風氣影響還是很厲害。老和尚多次都說「我把手機丟掉了」，請問大家，這個講給誰聽的？我們剛剛說知過很難，這裡分析了三點，講到這裡我們再補充一點，我們聽經的時候要當作老和尚對我講的，這樣容易知過。

我記得好多年前，可能差不多十九年前，在海口的時候，我在台上講，底下有一對夫妻。我講著講著，那個先生就轉頭看著他太太，他雖然沒說話，我從他的眼神感受到了，他那個無言之語就是「老師在講妳」。結果他太太馬上回敬一個眼神，瞪他一眼，可能是「你也差不多」。這個先生是伸手過去拍拍他太太才看她，然後中間坐著他兒子，火藥味十足，我在講台上很怕會不會擦出火花來。也常常看到聽課的人聽聽聽，眼睛就擺到她先生身上，再講講講，眼睛擺到她兒子那邊去了。假如剛好她全家都來聽課，就看她當下不是坐得很安定，常常移來移去，那不是講的課她都是關注在講誰誰誰，我回去好好再推一把，再乘勝追擊，當下聽的都是愈來愈見人過，沒法修行。六祖大師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話給我們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因為我們見人家過放在心上了，我們就不是真心待人。真心一法不立，結果我們見他過就有一法了，而且這是染污自己的清淨心。老和尚說不要把別人的垃圾放在自己純淨純善的心中，這就很重要了。所以我們要知過，聽經的時候，當機者，講給我聽的。看到別人有什麼情況，拉回來反省自己，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見人惡即內省，這樣就容易能夠知過、改過，有則改，無加警。

因為有這些因素，有過而不能見，不能自訟自己的過錯。知過不容易，我們要想方法怎麼達到知過。剛剛說聽經的時候自己是當機者，見人過的時候拉回來。唐荊川先生有一

段格言很有味道，他提到，「須要刻刻檢點自家病痛」，病痛就是毛病，「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處」，就是我們討厭別人的這些毛病，「若真知反己」，能把別人這些毛病拉回自身來，「則色色有之」，就是或多或少我們有。這段話，為什麼拉回來會很有力量？因為我們討厭他這個習氣，可是一拉回來，我也有，不好意思了。本來很討厭，你看這個人都這樣，我自己也有，那就不好意思說別人了。

而且古人也說，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，這也是不容易見自己的過。我們看唐太宗，他求人家勸他。其實舜王就是最好的榜樣，我們後代這些成就功業的皇帝，他們的榜樣就是堯舜禹湯，他們都讀《尚書》，都是依這些聖王為榜樣。在座應該有舜王的後代，耳東陳、古月胡、人字旁的傅、女字旁的姚、田地的田，這些姓都是舜王的後代，大家身上都有舜王的DNA，是可以發揚光大的。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，《孝經》說的，念著自己的祖先，效法他們的德行。不知道諸位舜王的後代有沒有從四書裡面找一下舜王的德行？有很多，你把它匯起來，常常以此自勉，真的能夠德日進、過日少。尤其舜王，你看孝順排第一的，他領導也排第一的，孔子讚歎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恭己正南面，他當皇帝也很會當。舜王也是強調，在朝廷之上，你們有什麼要直接跟我講，直接提醒我，不要散了會還在背後講我。所以我們團體當中開會的時候，要製造一個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



言、能夠講真話的風氣。你不要搞得開會的時候沒人敢講話，出了那個門大家都講話，這樣不好，領導者會帶動整個風氣。而且要信任，我們的心念是信任，感召的就是彼此信任。尤其我們是傳統文化的團隊，我們又不是來搞名聞利養的，大家也都是發心來的。

察自己過，自己是當局者，旁觀者清。我們體會到旁觀者清，而我們從自身的道業，我們要知道才能進步；再來，我們從我們所做的大眾的弘法事業，假如沒有適時調整不妥的地方，那事情壞了怎麼辦？其實位置愈高因果愈重，那當然希望大家能提醒到問題。這些我們得冷靜想想，我們來到這個因緣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這是本分事，我們遇上了不能袖手旁觀，進來扛起來，我的初心但求無過，盡一分力量，但是處在管理的位置，希望大家多多護念。很多人很羨慕當領導，我是覺得不好玩，我現在幹了二十年都是戴罪立功，做錯太多事情。你做錯事，事情結束了它有業，事業事業。所以我現在記憶力愈來愈不好，做錯太多事都有業。趕快念佛消業障，不然現在轉頭即忘，這都是業力現前的樣子。但是不能緊張，要更勇猛，扭轉乾坤。

聞譽恐，其實我們真正知道名譽是福報，名譽是福報，我感覺我們把道理想通了，不要爭著要做主管，也不要爭著要出名，不好玩！大家看我，想增胖那麼多年，還是這麼瘦，因為沒有福報了，福報都因為有名折掉了。名不符實，這個損福報。《了凡四訓》有

一段話我們真看明白了，聞譽恐就不難了。「名亦福也」，名是福報，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」，因為他有名了福報享得太快，那就沒福了，沒福業力就會現前。也有大眾問，某某很出名的人，他現在怎麼出狀況、生重病？其實這個我很有體會的，我們名不符實的情況真的是會折福報的。《了凡四訓》又說：「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。」那我們面對人家批評、毀謗，不只會難接受，反而逆來順受。人家批評得對，我改；人家批評不對，給我送福報來了，甚至於還送到我的後代子孫，那也不是壞事。把這些理想明白了，事事是好事，別人侮辱、毀謗也不是壞事情。

我們看老和尚，他負責大專佛學講座，總主講，當時道安法師邀請老和尚。結果有一次在講座期間遇到一位沈先生，他當場在現場給老和尚發難、批評，結果老人家當場給他頂禮，然後老和尚就離開了。接受人家公然批評，老和尚還給對方頂禮，離開了。後來道安法師了解這個情況，就對全體的學員問，「你們希不希望淨空法師再回來？」大家全體同意，道安法師又把老和尚請回來繼續大專佛學講座。你看老和尚在面對人家這種批評毀謗的時候，給我們表演了還禮敬對方，給對方頂禮。我相信老和尚再次回來，這些大學生對老和尚那種恭敬更增加了，可能聽課的珍惜度更高了。為什麼？這位法師不只講得精彩，人家那個忍辱功夫修養真是了得。我們看老和尚給我們表演了，我們是他的弟子，我

們得效法他。真的，人家公然批評我們是壞事嗎？你當下能像老和尚這樣，那就不是壞事。同學們學到忍辱了，而且更珍惜跟老和尚學習的緣分，所以真的是用對心就沒有壞事。

我們能夠聞譽恐、聞過欣，直諒士，正直、誠實的這些朋友，漸相親，愈來愈喜歡跟我們親近。其實人生的境緣都是感召，自己有聞譽恐、聞過欣的心，就會感召直諒士漸相親。

當然，這一段是從我們接受別人勸諫的角度，換另一個角度，因為「信」的部分都跟言語有關，還有我們勸別人，這也很重要。有時候我們勸別人別人不能接受，可能有他的因素，也有我們可能要商榷的地方。我們假如是勸別人的角色，這個勸的效果不好，我們還是要反求諸己，不然我們又變成「聞過欣，你看我勸他他還不高興」，那我們又變成拿經教去要求別人。要求的念頭就是貪，會生煩惱。

《弟子規》我們前面探討過的句子，「親有過，諫使更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，我們稍微複習一下，就不多講了。我們的動機是為對方好，不忘這個初心。當然我們現在複習一下，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段時間勸人有沒有符合這段教誨？因為我們一起探討過了。假如我們探討完，我們勸人的效果還是不好，那代表我們還是沒有用上。用上了解決問題，用上

了積功累德；沒有用上，那我們還是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在處理事情。這都只有自己能自我檢查，別人幫不上忙。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。

態度是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。諫不入，悅復諫」，那個「悅」是抓時機，他心情比較好的時候。一講到時機，規過於私室，那就是一個時機點，你要掌握好。「復」，復是有耐性。去護念父母、護念他人，對方不能接受我們也不埋怨，「號泣隨，撻無怨」。我們剛剛講到時機點，你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去指責別人的錯誤，這就適得其反。而且我們的同仁真的有錯，親戚朋友真的有錯，我們的動機是為他好，不能讓他這樣出洋相。

我們跟大家一起交流了老和尚強調的儒家的心法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。其實這君親師的精神能夠提醒我們用真心，我們的心念跟君親師的精神相應，真心的狀態；一不相應，我們就是隨順煩惱習氣了。

我們就舉這個作之親，你要把對方當親人，你怎麼讓他難堪？不會，而且是高度信任他。就像父母信任我們，我們一點一滴，走路、說話就進步起來了。對方工作沒有做好，我們那個信任的心沒有變。修行就是不能變心，要用真心。我們還信任他，他做得不好，我們跟他探討怎麼把事做得更好，這是高度信任。而且不棄不捨，不遺棄對方，這才是親人。我們對自己的親人都是想著怎麼幫他，怎麼會遺棄他？當然，你已經提醒他了，他都

沒有改，這個時候為了警戒他，告訴他，我們這個門隨時開著，但是你沒有下功夫去改這些，一個團體是有規範的，我們隨時歡迎你再來，但是你要改正這些地方。不然一個團體沒有規矩，大家都來這裡放肆，怎麼得了？所以沒有說傳統文化不能辭退員工，沒有這一條，重點是你用什麼心境辭退他。你跟他對立起來，那就跟他結輪迴業了；你沒有跟他對立，還是為他好，哪怕他現在不能理解，可能他又經過一件事，他說，哎呦，我那個老闆講得對，我那個領導講得對。有時候你一心為對方，對方不一定馬上能理解。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。

作之親還有不求回報，親人之間，骨肉、手足不求回報。可是我們可能會起這些心念，「我培養你多久了，我在你身上花多少錢了」，你講這種話會傷到人家的自尊。我們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不是用真心？不是的。其實我們自己不是真心的，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講別人不對？我們得正己，而且是正己而不求於人，不要求、苛求別人，人家才不會怨我們。我們自己順著脾氣講話，自己不對還在指責對方，你說對方能服氣嗎？人心是互相交感，我們一提出來，「我培養你很多年了」，你想對方會起什麼念頭？「我幹了那麼多活！」互相交感。假如你付出很多隻字不提，對方錯了你還包容，你厚道，感得對方自己生起了「這領導對我太好，我還給他添亂，我太不應該了」。這種心念是對方很自然良心

提起來的，而不是我們要求出來的、苛責出來的。

所以君親師這三個精神真的是我們的護身符，我們對照對照那個精神，我們就知道，其實我們跟這三個精神還有很長的距離，我們提升自己時間都不夠，不能盡挑別人有問題。君，以身作則，我一提到以身作則就很心虛，還有好多地方都做不好；使命感，大公無私；納諫，能接受勸諫；知人善任，一個領導者你用對人，大家服氣，向心力都來了，你用錯一個人，大家無奈。作之君重要！

作之親，我們剛剛講的這幾點，高度信任，提醒自己在任何時候都不懷疑人之初性本善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；再來不棄不捨，於諸眾生視若自己，不捨棄任何人；再來不求回報，這才是符合行菩薩道。行菩薩道，三輪體空，我們往這個方向走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，哪有我們送了人家東西或者付出了我們都還記在心上？那就是有求的心。

我遇過一個企業家很難得，她這個轉念的功夫很好。她做餐飲業的，做得很成功。她本來是歌星，這歌星唱得非常好，如日中天，最後她退了。她說這演藝圈變了，好多潛規則出來，那些部分她不願意同流合污，她退了，做飯店。結果發展得很好，她很用心，二十多年前辦餐飲，她就知道要有企業文化。這是真的把員工當自己的家人一樣愛護、教

導，不然怎麼想說要去弄一個企業文化？

我是從大都市成長起來的人，受到都市名利大家都很努力在追求。不是我一學佛一下子全部都是義沒有利的心，還是會。找人來幹什麼？幫我做業績出來，這樣就是利，不是義。到我們團體來，我們能夠重義，把他培養好，這才是義。看到人就看到只是一個幹活的工具而已，這樣不妥當的。我們是弘法團體，任何人來，義工來，我們都是用法供養他，希望他在這個因緣當中修學能得力。

這個企業家她當時說，招這些員工都十幾歲而已，還沒二十歲，跑到大都市來工作，結果都叫她媽媽。她這樣培養培養，結果有一陣子人家都以很高的薪水挖她的人，她當時時候覺得我的天都快塌掉了，怎麼過沒幾天某個重要主管被挖走了？在那睡不著覺，翻啊翻，突然轉了一個念頭，她說人家來挖我的人代表我的人帶得好，代表我教育得成功，沒關係，為天下所用。這一念轉過來，她本來痛苦得要死，很歡喜了。佛門說轉念真是很有味道，煩惱即菩提。後來她收掉了，她的員工在這個領域發展，沒幾年的時間跑回來找她，都當老闆了，因為她教育得好，所以他們自己去發展之後很快自己創業了，或者很快就升到很高的級別。這是真正用心帶，而且那個付出沒有求回報，這是作之親。師父這些法藥對我們修學真的是很有幫助。

「無心非，名為錯；有心非，名為惡」，不是故意做錯的，稱為過錯；明知故犯或者是處心積慮，這是有心非，這就名為罪惡了。「過能改，歸於無；倘揜飾，增一辜」，不小心犯了過錯，勇於改正，那過就會愈來愈少，漸歸於無過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如果故意掩蓋過錯，反而又增加了一項掩飾過錯的罪惡。

「無心非，名為錯」，我們雖然是無心的，比方說不小心踩到了昆蟲，但是我們也經歷這些事之後經一事長一智，以後舉步常看蟲蟻，這樣對於無心的非我們的警覺性會很高，不再犯同樣的問題。比方我們在團體裡面生活，不小心動作太大，那個門「鏗」，自己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很有可能那個睡眠比較淺的同學被吵醒，結果他一夜沒睡，睡不著了。好不容易睡著，被我們給吵醒了，可能隔天還有很重要的工作，那他不是就落入很辛苦、很痛苦？這樣發生過一次，自己就輕手輕腳，不能再犯同樣的問題。

「有心非，名為惡」，我們剛剛提到不能自欺，要很真實面對自己，我們做任何事情，這個念頭不能夾雜私心，這是有心非；不能夾雜嫉妒的心，不能夾雜這些習氣。我們真的希望自己能德日進、過日少，對自己的這些念頭要觀心為要，不能讓它偏了，不然可能就愈陷愈深，而在自己的習氣當中無法自拔了。

「過能改，歸於無」，我們不可能沒有過，但是能勇於改過，也會贏得別人的尊重。



《論語》當中有提到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」，君子的過錯就好像日食、月食這樣，日食、月食很明顯，人一抬頭就看到了。「過也，人皆見之」，君子的過錯展現出來，人家都看到了；「更也」，能把它改正、更正過來，「人皆仰之」，還是很敬重他、敬仰他。假如我們有過錯別人知道了，我們不要好像悶悶不樂，其實那個變成好面子了。有過，我坦然面對，我期許自己後不再造，很用心的把它改過來。俗話說的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所以人家看到那個猛然醒悟改過的人都是豎起大拇指，金不換。

我們都是成年接觸傳統文化、接觸佛法，我們還沒接觸以前也有一些習染，我們的親戚朋友都知道，假如我們能真正好好去改過，我們這些過失、習氣一轉，變成供養別人的資糧，所以也不是壞事。我們曾經走過的路、做錯的事也不是壞事，我們一覺醒過來了，人家感覺某某人都能改，那我們還是很有希望的，就給人家信心。不要懊喪在以前曾經的錯誤，要慚愧、奮發，奮發圖強，奮發改過。有這種慚愧奮發改過的心，上天會加持，佛菩薩會加持。

我們小時候有一個榜樣，我不知道現在教科書有沒有改掉，「周處除三害」。他生活在當地，當地人都說有三害，一是猛虎，一是蛟龍，再來就是他。他幫人民除害了，他的這種慚愧心提起來，被記在歷史當中，這是西晉的人，更也，人皆仰之，當前跟後世的人

都很敬佩他。

我們這幾句感受到知過改過的重要，榜樣，子路，子路在修學方面有很多我們的學處。「子路無宿諾」，就是很講信用的人。包含子路，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」，他聽到一個好的教誨，他那個力行的態度非常強，我要好好把它做到，我不要求要聽很多道理，我要把它做到。孟子提到子路是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」，別人提出他的過失他很歡喜，別人來幫我的。大禹是「聞善言則拜」，聽到人家好的教誨他禮拜感謝。我們以這些古聖先賢為榜樣來效法。我們這整個過程講了不少老和尚的故事，因為他是我們最近的、最親的老師，我們得觀察他如何落實經教，我們觀察到了進而效法他老人家。

我們看下一個單元「汎愛眾」，「凡是人，皆須愛；天同覆，地同載」，這前面兩句。汎愛眾，廣泛愛一切大眾。假如我們是學佛的，這個眾可以延伸到眾生。孟子也說「親親而仁民」，從親愛自己的父母延伸到親愛人民；「仁民而愛物」，從親愛人延伸到愛一切的生命，因為這些生命、這些眾生牠們也有知覺，你傷害牠牠很痛苦，螞蟻也貪生怕死，牠們也有牠們的倫理，你把牠們拆散了牠們也很痛苦。

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，穿山甲，人把牠拿來吃，結果烤一個穿山甲，怎麼烤牠的身體都是緊縮著的，烤到身體都燒起來了，牠還是緊縮著身體，拉都拉不開。後來在燒的人放

棄了，就把牠放在一邊，結果這隻穿山甲才打開，因為牠抱著自己的孩子。你看牠身體都著起來了，一般早沒命了，你看那一念母愛，牠那一口氣一直撐到全身燒起來了還撐著，後來一放牠就整個張開了，牠的孩子就跑掉了，救了牠的小孩。

我們聽到這些事例，動物也有牠的倫理，我們怎麼忍心去拆牠們？《因果經》裡面提到，我們打鳥會感來什麼？感來自己家庭離散。你一打人家母親，子在巢中盼母歸，你把人家母親殺害了，牠的孩子沒人養，甚至都死了，怎麼可能我們不會感來果報？所以這個標題其實對我們不管是學儒的，儒家《論語》這個仁愛的「仁」字提了一百多次，學儒的核心，仁愛心，佛門是慈悲為本。

凡是人，不論他是什麼人，皆須愛，我們都要愛護，不要傷害他，因為他們都是別人的子女、別人的家人，你欺負他，他全家人都難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其實一個人很珍惜自己的倫理，你很愛你的父母、愛你的兄弟姐妹，你不忍心去傷害別人，他也有父母。你看我們到人家家裡面，像我到朋友家，他介紹，「這是我姐姐」，我馬上恭敬心就起來，因為我有姐姐。《孝經》說的，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；教以臣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。」因為我們會從自身再延伸開來，愛自己的父母、兄弟，也要尊敬別人的父母、兄弟。

首先是以天地來讓我們效法，人都是受天地的化育，也是天地的小孩，我們不能傷害。我們剛剛前面講名符其實，《三字經》說「三才者，天地人」，我們並列三才，我們的名符其實，不然我們常常念人是萬物之靈，我們假如再去傷害萬物，那我們這福報折得就厲害。要學天地一般的博愛，因為天覆蓋著萬物，滋潤萬物。你看上天下雨，公平的下下來了，吸收得不一樣，那是每個植物它自己的根深度、廣度不同，這不是說上天有私心。天同覆。

地同載，地承載著萬物，生長萬物。天表父親，地表母親，你看我們每一個人生命就是父母的愛、父母的護佑養育，我們才成長起來的。我們學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，五十三參。為什麼大乘佛法在我們東土這麼興盛？因為我們的祖先五千年，甚至更久，不只以人為師，還以天地萬物為師。六十四卦都是天地的相，我們都拿來啟發自己，拿來領悟人生的道理。這是我們要效法祖先的地方，祖先都是五十三參善財童子，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學習。

「行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」品行高尚的人，他的名聲自然高，那不是求來的，自然感召來的。人所重，非貌高，人們敬重他的德行，並不是他的外貌是否出眾。德行贏得人家長久的尊重，長得很好看很難贏得人家長久的尊重，可能一開始人家看了，

「喔，這個人長得挺好看的」，有生起好感，但是跟我們一交談、一相處，見光死，撐不了三天，人家說「我看還是離他遠一點好」。所以好看撐不了幾天，甚至於這個好看最後人家說，長那麼好看，但是……人家可能更反感了，「長那麼好看，心狠手辣，心腸不好」。重要的還是德行，不要去羨慕人家的外貌。

「才大者，望自大」，才能大的人聲望自然大。「人所服，非言大」，人們所信服的是他的真才實學。非言大是並不是只會發表言論，並不是只是說大話而已。其實你說容貌能撐多久？口才好、會講大話又能撐多久？日久就見人心，你氣球吹得再好它會破，到時候破了就一文不值，被人看破了，你信用就掃地了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，我們閩南話說的被人看破手腳。

我現在念閩南語嘴巴肌肉不算很順暢，代表平常講的機會太少。諸位同胞，有時候我來幾句，我是不忘這個母語。而且老和尚說漢文化，日本、韓國、越南，我們這些地區要團結起來，把漢文化發揚光大，凡是人皆須愛，要照亮全世界的心田。現在都功利主義、享樂主義為主導，所以中華文明要放光。全世界接受中華文化機緣最好的就是台灣同胞，這個你們承認吧？你們承認，不要高興得太早，接受的中華文化教育最好代表怎麼樣？你要奉獻得更多，不然是有罪過的。老和尚說的，你把你學的東西沒有拿來利益人，埋到棺

材裡，罪過罪過。而且老和尚都說，你要復興文化，這十年是關鍵，不然一些年紀長、對文化下功夫很深的到時候他們走了，又沒有傳下來，你看多可惜！台灣應該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火車頭才對，這是責無旁貸的。當然我沒逼你們，我還是從我做起。

台灣那麼多學有專精的，可能唐詩他專攻的，《尚書》他專攻的。他假如能用第二國語言，他會英文，他把他專精的用英文講出來；他懂日文，把他專精的用日文講出來；他懂越南文，他用越南文把它講出來，這樣這些專家所積累一生的瑰寶都是漢學，中華文明就可以散出去了。這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

人信服的是真才實學，不是口才，口才撐不了太久。當然有真正才能的人不會誇耀自己的才能，這個我們要會判斷。「有真才者，必不矜才」，他不會去矜誇自己的才能；「有實學者，必不誇學」。這些句子都教我們判斷人，不然你判斷錯了，一個重要的事情給了一個矜誇之人，那個事就黃掉了。所以任何時候不能激動，要冷靜判斷，尤其用人。現在該冷靜的時間點太多了，現在詐騙集團好多，你一慌可能就中了他的計。我們平常要有定力，阿彌陀佛常常念，一看到什麼訊息先別緊張、別慌張，先定下心來搞清楚狀況。

我最近身邊的人就發生好幾起詐騙事件，幸好都沒有被騙，他們都有在念阿彌陀佛，等冷靜下來一確認，都騙人的。我們的孩子以後面對的社會不簡單不簡單，身體會有病

毒，精神現在也有病毒，有很多染污，有很多社會當中這些污染、誘惑，甚至是這些詐騙的事情，他整個精神如何能夠不被染污，這都要從小教，他要有定力，他要有判斷力，他懂得「非聖書，屏勿視，蔽聰明，壞心志」，是非善惡、邪正利害他會判斷。我們為孩子一生著想，他們以後面對的人生比我們考驗還多，我們現在身教、言教要使出渾身解數，以後他們會一輩子感謝我們的。就像我剛剛舉的，她是做老闆的人，她真的把員工當子女，現在員工個個有成就都感謝她，這叫積德。

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